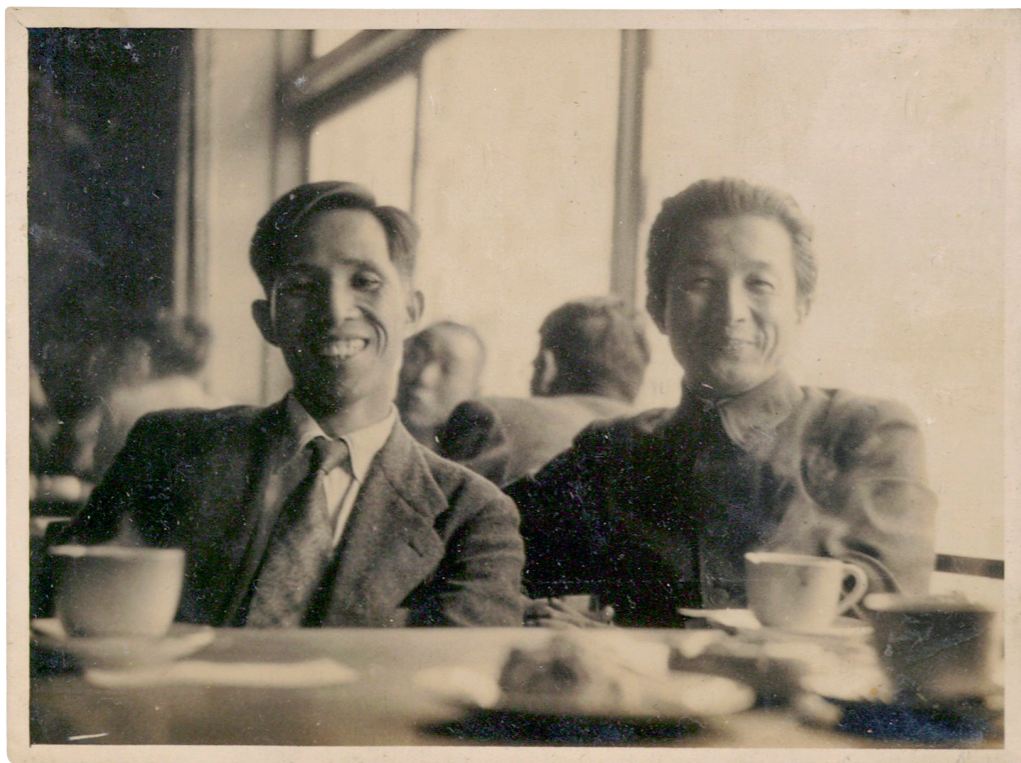


喫茶店的平凡午後： 戰時下的龍瑛宗與宮田彌太郎

撰文 | 蕭亦翔 · 圖片提供 | 臺文館

1943年，臺灣作家龍瑛宗以及日本畫家宮田彌太郎，在臺北榮町的森永喫茶店中留下合照。兩人面對鏡頭燦笑著，桌上還擺放著品嚐到一半的飲品。這天是什麼特別的日子，讓兩人決定在喫茶店中合影？或者並沒有什麼理由，只是單純的按下了快門，記錄尚未受戰火侵襲的日常。



龍瑛宗（左）與宮田彌太郎（右）。

作家與畫家的人生交會

龍瑛宗和宮田彌太郎兩人共同任職於臺北的臺灣日日新報社，報社的位置與森永喫茶店同樣位在臺北榮町四丁目，兩處往返不需要十分鐘。因此森永喫茶店便成為他們時常出入的地點。在這裡點一杯咖啡或是紅茶，聊著還未完成的編輯工作、剛完成的作品，編織起對於臺灣文化未來的想像。

宮田彌太郎「出道」得早，中學時期便和西川滿一同製作同人雜誌，二十歲出頭便入選第一回臺灣美術展覽會，而後連年入選，更參與了臺灣各式美術團體，跨足版畫、書籍裝幀等領域，當時已經是臺灣畫壇中，實力與名聲兼具的中堅畫家。

龍瑛宗雖然起步較晚，但憑藉第一篇小說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〉獲得《改造》第九回懸賞創作「佳作推薦」，拿到了進入臺灣文壇的門票，憑藉著努力以及才華，逐漸在文壇中站穩腳步。在1943年的前一年，龍瑛宗剛剛作為臺灣作家代表之一，前往東京參加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。

這兩位藝術家看似沒有交集的人生經驗，其實還有另一層的關係，他們同是畢業於臺灣商工學校的校友，雖然在校時間沒有重疊，或許同為校友的這層關係，讓豪爽大方的宮田以及文靜內斂的龍瑛宗，性格完全相反的兩人，得以在初次見面時能夠更加親近也說不定。

友誼與合作

在一同留下合影的那年，龍瑛宗正籌備著小說集《蓮霧的庭院》出版，在找尋書籍裝幀以及插畫家時，立刻決定拜託同事宮田彌太郎，龍瑛宗覺得以宮田彌太郎豐富的裝幀經驗，加上當時由他經手繪製的《西遊記》（西川滿，臺灣藝術社出版）大受歡迎，一定能夠讓《蓮霧的庭院》被更多人看見。

在龍瑛宗的詢問之下，宮田一口答應。甚至為了畫出「蓮霧」，特別南下高雄的岡山觀察蓮霧的形狀。在沒有高鐵的年代，南下高雄不是兩個小時的車程，而是需要花費上大半天的時間才有辦法抵達。可惜的是，最終因為檢閱制度，《蓮霧的庭院》未能如期出版。龍瑛宗的小說以及宮田彌太郎的插畫，便塵封在歷史之中。

但龍瑛宗以及宮田彌太郎的合作並不止步於此，1944年在六大報合併成的《臺灣新報·青年版》之上，龍瑛宗以日本傳說猿飛佐助為本，連載兒童文學〈無敵猿飛〉，而為此篇作品繪製插圖便是宮田。

之後，戰事逐漸逼近臺灣本島，宮田彌太郎也受到徵召入伍，使得原本的工作不得不停擺，與兩人關係密切的《台灣藝術》改名為《新大眾》，龍瑛宗持續在《新大眾》上刊載作品，但負責封面繪製的，已經不再是過往的宮田彌太郎。

隨之而來的終戰、在臺日人引揚，龍瑛宗在臺灣短暫任職於《中華日報》，後回歸老本行擔任銀行員，直到退休後才逐步跨越由中文築起的「坎」。然而，宮田彌太郎回到日本後，病弱的身體以及戰後混亂的環境，並不允許他持續發揮自身的藝術才華。

而這張收藏在龍瑛宗相簿中，與宮田彌太郎在森永喫茶店的合照，彷彿訴說著兩人深刻的友誼，以及這段不再復返的燦爛時光。

參考資料

- ①王惠珍，〈龍瑛宗與新竹地區藝文人士的社群網路研究〉，《臺灣文學研究彙刊》第29期（2023-02），頁49-78。
- ②蕭亦翔，〈青春之時·華麗島——宮田彌太郎其人、作品以及時代〉，查閱網址：<https://vocus.cc/article/6757b21dfd89780001aee67c>（查閱日期：2025-07-16）。

蕭亦翔

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，致力於在臺日本人藝術家研究。論文曾刊載於《天理臺灣學報》、《台灣文學研究學報》、《臺灣文獻》等期刊。合編有《裝飾台灣的春天：1934-1945 台陽美術協會資料彙編》（典藏藝術家家庭，2024）一書。